

登高望远

短篇小说集



登高望远

封面设计 苏 朗
插 图 娄付义 罗承力
苏 朗 冯 力

登 高 望 远

短篇小说集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庆阳路304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5 插页6 字数193千
1972年7月第1版 197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096·193 定价：0.88元

甘肃省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
文学作品选

编 者 的 话

我们满怀革命豪情，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我省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通过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深入三大革命斗争实践，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不断提高了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自觉性。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教导，创作了一批内容革命、形式健康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生动地反映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我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面貌，塑造了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在革命文艺创作活动中，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文艺工作者，带着他们清新刚健的文艺作品不断进入社会主义文艺阵地，使我们看到了我省文艺创作繁荣发展的广阔前景。在纪念《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怀着极大的喜悦，选编了一批小说、诗歌、戏剧、报告文学、儿童文学、音乐、美术等文艺作品，以推动我省群众性文艺创作的进一步开展。对于我们编辑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希望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目 录

主 人	李茂林 (1)
激 流	余振东 (26)
盘石山下	应世经 (43)
金霞灿烂	颜明东 (64)
杏花村的战斗	金言泰 (83)
把 关	成中义 (104)
登高望远	李 禾 (119)
女 队 长	黄 莺 (135)
环江新歌	杨城朴 (153)
地质报告	杨 忠 (181)
山村医生	王家达 (206)
三月风雪	赵燕翼 (218)
新来的书记	郑 重 (246)
路 标	曹 杰 (269)
前 哨	曹万谦 (290)

主 人

工人 李 茂 林

捷报！捷报！还是捷报！

各车间超额完成月生产任务的喜讯，象喷出炉口的铁水，一个劲地涌进了生产组。我的办公桌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报喜书。嘿！真过瘾，大战四季度头一个月，全厂就提前两天完成了月指标；铸造车间除超额百分之二十完成任务外，还发挥实干、巧干的精神，创造了无沙眼、无气孔、无铸裂的新工艺。照这样下去，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就象在钢板上铆钉子，硬梆梆，响当当，明年开门红的这一炮，就等着点燃捻子听响声了！

作为生产组的副组长，我感到高兴。这样大幅度的超产，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由于组长到外地学习去了，担子全落在我身上，因此这些天来，我没睡足过一个囫囵觉。整天为调度安

排、生产计划，忙得没站过脚。人说：要想任务完成得好，精心调度第一条。形势逼人，我不出尽气力，哪行？

眼下，抓紧总结经验，对推动全厂突破新的指标，将起很大的作用。对象当然是铸造车间。正巧，他们在开决战整体大会，我急忙到会场去了解情况。

车间里坐满了人，口号声喊得一阵接一阵，我挤进人群，听过几个同志发言，才知道开的是革命大批判会。不错，举旗抓纲，大批判开路，不愧是个先进集体。我正暗自称赞，忽听一个大嗓门的人报名发言，“我说说！”随着这声音，会场里虎腾腾地站起一个人，顿时，一阵哗哗的掌声跟了上去。一看那宽肩阔背、半白的鬓发和那顶一年四季也不摘掉的铸工帽，我虽然坐在后面，也一眼认出这是王铁虎。一看他要发言了，我急忙摊开笔记本，似乎一篇生动的超产经验，在他大步走上讲台步伐里已经写好了。

王铁虎，是铸造车间的党小组长，我的老师傅。解放那年，他象哥哥一样拉着我的手进了厂，指着我对军代表说：“这个小兄弟，比我小几岁，出身苦，人老实，心眼也挺灵的，让他看个仓库还行。”后来，他当了工人，我当了材料员。二十多年来，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别看他现在近五十岁的人了，身体仍壮实得象钢锭，是全厂都夸的“三敢”老工人，敢闯、敢想、敢干，说一不二，从不拖泥带水，就象一个重磅大锤，砸到哪里哪里冒火星。

他站在讲台上，洪亮的大嗓门响起来：“同志们批判得很

来劲，点响了咱们心里憋的炮。不过，就是联系今后的工作少点。”他心直口快，粗喉咙大嗓门，也不看这里有外车间的同志，就直通通地说了一气。接着睁大那双灼灼逼人的眼睛，豪爽地说道：“批判会还要搞，人人都要扛大炸药包，轰它那个资产阶级路线！眼前，只凭提前完成任务，这鼓播得还不算响，还不能说出咱们工人心底的话。”

一听他讲，就觉得有新情况。记得上半年在省上开经验交流大会，点名要他介绍浇铸优质高产的经验，发言稿我给他改了好几遍，生怕他在大场面上卡壳。谁料他上台念了两句，就把稿子丢在一边说：“这都是过去的事，讲多了也没有用，还是把我们准备攻下浇铸新工艺的计划给大家汇报一下，也是我们向党表的决心。”会场上的人们先是一愣，后来越听越新鲜，等他讲完后，人们争着和他握手。他走下讲台，还怕大家不放心，又转身跑上去，重重说了一句：“我们说话是实打实的！”他讲的痛快，大家听的舒畅，就是把我在台下急得冒了一身汗。现在，新工艺搞出来了，任务也超额了，又讲这话，难道是……

果然，他又提出了一个使我大吃一惊的问题。他以不容争辩的口气喊道：“我们这样的大厂，铸钢件的需要量，谁都知道有多大。可是我们自己还不能冶炼优质钢，老向国家伸手要指标，这绝对不行！我们要自己炼钢！”他激动地挥着手。然后，指着窗外厂房墙角旁小山一样的废铁堆，郑重地说：“原料嘛，有的是！瞧那些，长年累月躺在那里，生产上却短少钢

材用，大伙合计一下，敢不敢建炉炼钢，把那废铁堆先来个连锅端？”他讲的干脆，问的利落，一字一句，落地有声。

“炼钢？”会场上人们惊喜地嚷叫起来，议论纷纷。

“静一下！”王铁虎大手一挥，象刀砍一样有力：“炉子，废铁堆里埋着一个。缺别的玩意，找！人多主意多，团结力量大，咱们的劲用在一个拳头上，干！”话音未落，拳头在桌上猛地一砸，象进军的战鼓，震得我心里轰隆作响。

会场上热闹起来了。“炼钢好是好，就靠那个破炉子，送到铁厂化铁，人家还嫌锈大……”

“可不能那么讲，就是那台炉子，五八年还出过优质钢呢！”

各有看法，争论不休。我坐在那里，早已心神不定。王铁虎提出的问题，是我根本没有预料到的，这样下去，势必打乱我的生产计划，影响四季度生产任务的完成；再则，搞出个乱子，他那个一贯保持高产量的先进集体就吹了！我又急又气，心里狠狠地责怪他：真胆大的没个边边了，事先也不商量商量，就在群众中放炮！行船还要选条路，现在是什么时候，不集中力量夺高产，瞎出点子，哼！搞不好，连锅端就会变成连锅翻！

坐在我身边的铁虎的徒弟英兰，拉了我一把，焦急地说：“李组长，火候上就看你添柴了，快说上几句。”她瞪着一双大眼，恳切地等着我表态。

这丫头，黑红的圆脸盘，毛头毛脑的，进厂不到一年就学

来她师傅那个脾气，干啥都是那股倔劲。她就爱当个铸铁工，肩上老扛着一把上料的大铁锹，好象怕人不知道她是个女铸工。

我正在气头上，白了她一眼，没好气地说：“再添柴就把你师傅烧胡涂了，你看他，出点子也不看看时候！”

英兰一听，狠狠瞪着我：“你怎么这样讲，亏你还给我师傅总结经验。”

给她发火也没用，我换了口气说：“炼钢不象掂个小篮子买菜那么轻巧，一九五八年在马路东边建炉时，五米深的炉坑硬是用耐火砖垒起的，递砖把胳膊都累肿了，后来填坑时，十几个人整整干了一天，就凭你这付骨架，炼钢就够照顾的了……”

“用不着你担这份心，保守！”她挥了一下拳头，生气地向前面挤去。

我还想说她几句，王铁虎不知截住谁的话，激动地说：“对，炉子躺了十多年，当年建过炉的地方都找不到。可你别忘了，我们工人阶级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又前进了十多年，要说基础，这就是我们建炉最坚固的基础。”他沉思片刻，眉头紧锁，大手从挎包里呼啦一下掏出一件东西，大声喊道：“看这个！”会场上的眼睛“唰”地一齐集中过去，原来是一面旧锦旗。锦旗虽已破旧，但颜色仍十分鲜艳，炉火一样的底色，蓝天一样的框边，就象万里青天闪现的一道彩虹，猛然飞进了车间，特别是锦旗正中“钢铁尖兵”四个金黄大字，象盛开的葵

花，闪闪发光。

看到锦旗，人们就想到它的来历。那是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厂里用一个电弧炼钢炉，每天出十吨优质钢水，得了“钢铁尖兵”的称号。后来，一股阴风刮来，硬逼着大伙拆炉下马，从工人手里夺走了钢钎，把炉子推进废铁堆，这面锦旗也锁进了柜子，一压就是这么多年。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们才翻腾出来，以后在很多批判会上，这面锦旗作为历史的见证，高高地举在会场。

王铁虎双手举起锦旗，牙齿咬着铁青的嘴唇，额头上的青筋鼓得明晃晃。他激昂地说：“解放前，我爹死在资本家的钢水里，我娘为糊口，装扮成男人去炼钢，被资本家打得浑身是伤；解放后，我们拿起钢钎为社会主义炼钢，资产阶级路线又吹冷风，妄想封咱们的炉门。”他说着霍地挺起胸脯，扯开嗓子问大家：“现在，毛主席领导咱们把钢钎夺回来，咱们当了家，这面旗还举不举？我们是中国工人阶级，国家需要钢，革命需要钢，我们能看着不管？”他的话铿锵有力，句句倾入人的肺腑。紧接着，全场就开了锅：“王师傅，干！苦干，实干，巧干！我们要炼出钢！”

王铁虎的话和他的激情，象巨掌一样猛击我的前额。此刻，我才觉得自己刚才对他的责怪有些过分。的确，一位苦大仇深的老工人，把炼钢和自己的生命联系在一起，这个精神实在是高贵的。固然，炼钢还没有成熟的条件，时间、生产任务都不允许，但这得耐心说服，不能光是责怪。

这天的批判会，在王铁虎的鼓动下，开成了修复炼钢炉的动员会。散会后，他忙着组织突击队，我急忙把他拉在一边，惊异地问：“老哥，你怎么冒这个风险？炼钢是硬对硬，要时间，要人，现在那是啃它的时候？”

他斩钉截铁地说：“现在就要啃它！毛主席教导咱们，要自力更生！不瞒你说，革命形势发展这么快，我恨不得能长出十双手来。等一天，拖一天，就是犯罪呵！”

“你的热情高，眼前的具体情况不能不认真考虑进去，现在任务重，时间紧，再干别的，根本没有把握。”

他好象没有听进去似的摇了摇头：“谁说没把握！你就没有看看群众的情绪？没有想想工人阶级的创造精神？把握，还不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我看说服不了他，便压低声调说：“不是我不支持你，你们生产搞的硬，省上都挂了号。炼钢炉不是用泥捏的，搞不好难收场，对全厂职工的情绪也是一个打击，那时影响就大了！”

“影响？”他有些生气了，瞪了我一眼，大声碰了我几句：“工人阶级要一个心眼儿想革命，不能让私字拦着道！”接着，他用手扳着我的肩头，语重心长地说：“你我都是共产党员，毛主席在看着我们，咱们哪，得时刻掂量搁在肩上的重担，得想想路线呵！我就不信用钢水封不住刘少奇一类骗子的狗嘴。”话虽短，势如江河，重如泰山。

几句话，使我的舌头变钝了。这时，厂军代表老郭从背后

走过来，紧握铁虎的手，斩钉截铁地接过他的话说：“对，毛主席看着你，不，看着我们，看着我们工人阶级。你的这把火烧得好，烧红了大家的心，也照亮了有些人的眼。”接着又兴冲冲地对他说：“党委研究过了，支持你们，从现在起，我就算是突击队的一名队员，咱们一定把这个争气炉拿下来。”老郭的声音洪亮、有力，工人们一下子紧紧地围住了他。

郭代表的态度使我很紧张，刚要走，他却叫住了我：“老李，你是管生产的，也应该参加，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这突如其来的一“将”，真使我骑虎难下，我不由后退了一步，不知怎样说才好。看着大家都盯着我，才不得不含糊地讲了几句：“最近忙着搞产量实报统计，过几天再说吧，反正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老郭风趣地“嗯”了一声说：“过了现在就晚了，吃后悔药可别嫌苦。”

大家哗地笑了。我心里想：没有金钢钻，不揽破瓷器，误了生产，影响了任务，那个后悔药才难吃呢！

当晚，我去另外一个车间开调度会，路过铸铁车间，听见里面号子声一阵比一阵高。我从门缝里往里一看，哟！突击队已经行动起来了。只见王铁虎穿着单衣，浑身热气腾腾，正拉着绳子清理废铁，军代表老郭爬在天车上张贴“鞍钢宪法胜利万岁”的大幅标语，那面“钢铁尖兵”的锦旗也端端正正的挂在毛主席像下边。猛不防，英兰扛把大铁锹走过来，她一看是我，大声咋唬起来：“扒在门缝上看什么，把我们都看偏

了！”

我慌忙应付道：“我是看这门上贴着啥。”

“门外边这么黑，你能看得清？那是我们贴的决心书。”
紧接着，她又没轻没重地来了一句：“是不是还想泼冷水？”

我看和她纠缠不得，扭头就走。刚走过马路，王铁虎却跑出车间大声喊我，我没敢答应，只听见他生气地责备英兰说：“你这孩子，怎么能这么讲话！李组长来了，也不喊我一声！”

“他不支持我们炼钢，我有意见。”这是英兰的声音。

“嗯，他有他的想法，心急不得。你这孩子，就是出言冲撞人！”说着，王铁虎用劲跺了一下脚。

二

钢炉箍住了我的心。

说实在的，炼钢不是件容易的事，设备、材料少一样也不行，就是现在铸铁那一摊，当年硬是凭着一股子艰苦奋斗的精神搞起来的。那时才解放，厂子里什么都没有，我这个材料保管员的库房里，连根长铁丝都找不到，两手空空，这里刨一点，那里捡一件，苦苦熬了半年，才东凑西凑地支起了炉。记得，大伙说那是过渡时期。现在不同了，现代化的设备，流水线的作业，紧迫追赶地还跟不上，那有精力去搞别的。别说影响了季度产量是大问题，就是放手让他们干，又从那里去找钢

炉一整套的部件？王铁虎呵王铁虎！你想得轻松，你就不知道，汽车司机学着开飞机，关口还多着哩！

星期天，我顾不上休息，在厂里把上周各车间日产报表详细排了个队，看到铸铁车间有几天任务完成的很不理想，虽说最近赶上了，但这个反复不是一个好的苗头，无疑，这是受复炉突击的影响。平时，我不好去那里，一来是党委支持的事，过多的插嘴对群众情绪不利；二来，遇上英兰那一伙年青人，给你几句就下不了台。趁今天全厂休班，我顺便到他们那里看看个虚实。

刚走出办公室，老远就有人叫我，听声音，就知道是英兰。这个鬼丫头，休班跑到厂里干什么来了？我扭头看去，才看到一伙女青工正在马路边上挥镐舞锹挖大坑，英兰满头热汗，头发湿淋淋的粘在脸上，一双神气活现的眼睛，活泼地闪动着。

“挖啥？”

“宝！”她拨开粘在脸上的头发，笑着回答。

“你师傅来了？”

“当然，车间里摆战场。”

“星期日还折腾？”

“‘过渡时期’，艰苦奋斗！”她调皮地回答。

哎，这孩子兴许是因为昨晚王铁虎的教育，今天态度还算和气，可是听话辨音，还是有点火气。我不敢和她多搭话，怕让她抓住话把子，就加快步子，向车间走去。

真是不去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这里仍在热火朝天

地战斗着。堆在墙角的废铁堆早已清除干净，那台埋在里面的破电炉已经就地支起来，旁边不远用碎石破砖垒起一间小房，墙上，电工正把一束束接好的电线拉进去。显然，这是电炉变电控制部分，也是我最担心的一关。我看见外车间不少电工师傅，正领着一伙青工在那里修配旧的电器件，就打着招呼走过去。

他们看我来了，一个个都埋怨生产组，这个说对复炉工作不重视，那个讲该解决的电器件不协助，说得我很窘。按理，一项新的扩建项目开工，缺什么东西、车间造册上报，由我们统一订货取货，这是生产组的职责，可一车间复炉项目都干了好多天，从来还没听说他们要过什么。我只好一本正经地给大家说：“人家先进单位，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嘛！”正说着，身后传来一声“让开”的喊声，不等我躲开，一个年青女工满头大汗，推着一辆架子车跑过来。车上装满着捡来的各种各样的旧电器件。她边擦汗边向大伙说：“各车间的师傅可热情啦，要什么帮我们找什么，又是一车，我看这钢炉不仅是争气炉，还是团结炉。”她声调激昂，似乎变电控制部分的上百件原件，靠这检检修修，就十拿九稳地解决了。

我心里一怔，心想能否把炉子搞好，这是另外一回事，眼前摸摸底，能帮也得帮一把，免得有人背后议论，降低我们生产组的威信。我找王铁虎，半天也看不到他的影子，就走到那台电炉前面。

这是一台破旧炉子，整个炉体象个拦腰割断的大油罐，又